



刻陽明先生年譜引

嘉靖戊子春正月相以知臨

川縣被



召選試河南道監察御史二月

奏疏請

皇上稽古脩德以答

天眷端好尚杜佞倖咎涉浚恒落
職謫嶺表時陽明先生正有
討田州之役閱得相報函檄
促我曰平田州易集衆思善
後難檄至輒行又曰俗心以
謫官事事為俗吏余謂此正

俗吏之談全不省如何是俗
如何是不俗道眼能自得之
相被檄矍然遂就道及豐城
而報先生卒南安矣本年十
一月丁卯也嗟乎相將及門
卒不得一稟業以聞性與天

道之說雖然檄數語固性與
天道之說也先生年譜成胡
栢泉檄贛州佐毛汝麒刻之
未登梓栢泉以少司馬

召不竢駕行囑相促之訖工薦
袞展無檄我數語偶脫之邪

抑誤謂適言漫脫之邪因足
之以確於緒山龍溪念菴

嘉靖甲子首夏九日巡撫江
西等處地方無理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明勗後學周

相識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人有恒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斃然道人尔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入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

陽明先生年譜
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為行主意行為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為作聖為賢之要矣

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為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竝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智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于倫物云為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

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
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
病道者尔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
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
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
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非嘗習爲戰
與鬪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
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入之心之理之一

也夫君子齋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
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
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
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心亦一而已矣通則皆
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尚父之鷹
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寔哀其人而
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叱詫豪蕩弗檢自詭爲

陽明先生年譜 卷六
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散矣
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
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
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
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
事則增矣計爲書四卷旣成則謂予曰君滁人
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
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
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
可以弗畔矣夫

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
嘉靖癸亥夏日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滁上後學
胡松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携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易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卽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入百數十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
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
將來而提督歸安陸汝成梓于顛是時亦有南
京少司馬命年譜適傳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
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
亦旣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
沾塗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它人宜若可以已
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
又有異焉在它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

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
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猶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
力呼號冀其借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
愈切其安焉而弗之覺者顧視其嗷嗷至老死
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
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
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
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
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直境而觸之弗靈發

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
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
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亦審矣學先生之學者
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待乎其人而年譜者
固其影也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七月朔後學吉水羅洪先
書

陽明先生年譜上卷

門人錢德洪編次
後學羅洪先考訂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
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
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
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

綱善鑑人有文武才

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
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華累尸歸是為

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

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未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

為槐里子以明經貢大學卒祖諱天敘號

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
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

著者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
脩撰自槐里于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
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
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
又稱為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
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為
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
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
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娘十四月祖
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驚寤
已聞啼聲祖竹軒翁異之以雲名鄉人指
所生樓曰瑞雲五歲猶不言有神僧過之
笑曰可惜道破翁悟更今名即能言且誦
翁所讀書誄之曰聞聲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龍山公舉進士
第一甲第一人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携先生如京師年
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酣飲擬賦未成
先生在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
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
眠客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應曰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
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潤明年就塾
師豪邁不羈為相士所異嘗熟視曰天下
有斯人乎鬚拂頰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
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
驗之將來斷不誣也先生感其言自是對
書疑思嘗聞塾師以登第為第一等事竊

不謂然嘗曰惟有為聖賢可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十五歲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俱作亂屢欲獻書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

叅議先生就官署委會合查後既釋衣信步間行遂至鐵柱宮見蜀中一道者靜坐與語說之相對終宵諸不知遣人過索城中次早始得○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其後不輕落紙疑思於心久之始通其法後讀明道先生有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夫既不要字好果何學耶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

歸至廣信謂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且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婿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業課每夜搜取

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大進異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先生故善譚久乃悔之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歛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始在京師偏求考亭遺書讀之因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卽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不可不察官署前多竹乃取竹枝置之苦求其理不得病作而止乃貶志爲黜耐章之習明年春會試下第宰相李西涯由不陽戲呼爲來

科狀元且曰試以吾言作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丙辰會試竟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識者服之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惶遽兼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既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天下又不數遇

陽日先生年譜 上卷 四
感靡定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日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者未嘗循序致精漸漬洽浹然物理與吾必終判為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偶遇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二月會試舉南宮第二人

賜二甲進士出身第

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未第時嘗夢王威寧以弓劍為贈至秋遣造威寧公墳既得細詢王

用兵之詳遂以什伍法馭役夫休食以時速得畢事其家以金帛謝不受比出威寧所佩寶劍適與夢符遂受之是時星變達虜猖獗朝廷下詔求言復命上邊務

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山作遊九

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口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

才後再至其人已它移
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二氏之非先是命京中舊遊俱以

古文相馳騁先生嘆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耶遂告病歸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未幾即前知一日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僕已往迎能道來蹟眾驚異久之悟曰此筭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思離世累惟祖母與龍山八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干孩提此人志可去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小土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俗口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

家對曰有母在日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因指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遂返其家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越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

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敘略有曰山東占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

試官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士
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
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
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
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太懼焉夫委重
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
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
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
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
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七十餘人其尤卓
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
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
其始按自提學陳某者蓋二千有奇而得
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有奇而
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
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有奇其
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
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入

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
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
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
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
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
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
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
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
是自暴自棄也其名不肖夫不肖之與不
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
生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
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
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
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最哉無
使司考校者終不勉於不明也斯無愧於
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知身心之學為何等先生首倡言之聞者興起久之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為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為莫逆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武宗初

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獄先生抗疏抹之具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赫然下令

遠事拘囚在 陛下不過少示懲劓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

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聽

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

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

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獄中讀易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

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為寇童牯事宜早蹇蹇匪為節

纒纒未遠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別湛元明靜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答喬白巖毫釐何

所辨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辨天動與人
為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
問學刊支離母為氣所役母為物所疑恬
澹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夢抑之昆季起坐
憶所夢默遡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
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
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為信往者胡為屈
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窟非子盡精微此
理誰與測何當衡
廬間相携玩羲易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冬赴龍場

是夏至錢塘瑾遣人隨偵久之微

因附商舟欲遊舟山偶遇颶大作一日夜
至閩界比登岸巡海兵疑其狀奔山徑數
十里扣一寺寺故不納暮客計將趨寺旁
野廟自入虎穴旦利其遺囊為常是夜先

生以饑疲熟寢香案下夜半虎遶廟大吼
不敢入僧聞虎意快且往見先生以為既
死杖其足試之先生始醒僧驚曰公非常
人不然能伏虎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
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
有二十年曾見若今來消息我先聞之
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適其人曰汝有親在
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此走胡南走粵何
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
詩壁間有曰險夷原不滯曾中何異浮雲
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
風乃取問道遊武夷出鉛山訪上饒婁氏
助其歸以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往省
十二月返錢塘旋赴龍場是時學者講授
雖多未見有承當者先生妹婿徐曰仁首
納費北面奮然有志於聖學是秋愛與蔡
宗兖朱節同舉鄉試先生作別三子序以
贈之略曰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

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詞章
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
而興之然卒徘徊吞嗟逡巡而不振因弛
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
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
者益眾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
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
眾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
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
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未友於天下而與
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
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
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
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希顏之深潛守
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
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先輩予亦居之弗
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而為之證遂

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
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時其相
與也亦渺乎難哉○徐愛同志考敘曰愛
於丁卯夏始得以家君命執弟子禮於時
門下亦莫予先者也既而是秋山陰蔡希
顏朱守中來學鄉之興起始多而先生已
赴謫所矣○愛嘗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
而人心聽命如何先生曰心一也未雜於
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得
其正者即道心道心失其正者即人心非
有二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
語若分析而意實盡今謂道心為主而人
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金立安有
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聽命者○武夷次壁
間韻肩輿飛度萬峰雲回首浪波月下聞
海上真為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
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
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翹翹

瘴厲蠱毒與居夷人又皆鳩舌難語可通
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
木以居而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可
超脫惟生死一念尚未能遣乃為石墀以
自誓晝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曾中
灑灑而從者皆病即自折薪汲水烹糜飼
之既又恐其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
越曲雜以諷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
難也因念聖人當之或有進於此者忽中
夜思格物致知之旨若有語之者寤寐中
不覺叫呼躑躅從者皆驚自是始有大悟
乃嘿記五經證之因著五經臆說○夷俗
多蠱惡中土人輒害之初卜先生蠱神神
不許命敬事之於是夷人日來親狎以所

居歛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
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先生何陋記
有曰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
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
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
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
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紙服
無軒裳宮室之觀文義揖讓之縟然此猶
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
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
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
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
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
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真言辭物采之
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
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
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

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
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
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蔣之以
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
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
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
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
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
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
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
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
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
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
也歟○思州人有侮於先生諸夷不平共
毆辱之守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
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頓慚
懼○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遺餼米肉給
使令辭不受旣又重以金帛鞍馬復不受

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旣置城傳而中
止安惡其漸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折其
不可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叛
爲患先生復以書諷安曰阿賈阿札等畔
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
出於如頰之口然河賈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甃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
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
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
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
剽撲則傳聞者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
坐觀迨迨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
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
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
適會左右求獻阿麻之首徧師出解洪邊
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
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
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

怨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用所知識
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
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
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
狻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輩一卒人
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
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
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
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
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
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
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
愷黎有楊友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
斯言苟聞於一朝朝廷下片紙於揚愛諸
人使各自爲禦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
而安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川其險使
君可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

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
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
欲起而伐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
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
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
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
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
者使君幸熟思之安悚然率所部平之○
有問僊術者先生答之曰詢及神僊有無
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
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
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
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
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裹驟進
此殆其效也而相知猶妄謂之能得其道
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
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
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道行天地

之間視聽八紘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
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
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
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
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
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
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
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
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辨况存久而
明養深而厚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
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僊之道顏子三
十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
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
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
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
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
而後可以言此今夫僊道尚遠也妄言不
罪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

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
先生不答而告以所悟元山懷疑去明日
復來證之五經諸子漸覺有省繼是往復
數四乃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
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遂與毛憲
副修葺書院身幸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
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
議夾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
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却不能孝不能
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
被私欲隔斷矣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
那本體不是着你看只恁的便能故大學指
箇真知行與好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

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
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問那惡臭時已
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就如
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會行
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
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方知
寒此便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愛日古
此却是行做兩箇亦是實的要人見箇分曉
說始知行做兩箇亦是實的要人見箇分曉
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實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
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
知又說一箇行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情情
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
是箇真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
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
不肯着實的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

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
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
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
教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
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
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
知此不是小病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
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
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
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
會宗旨便說做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
說話○書院舊有妖守者以告先生藏燈
按劍坐後堂將二鼓黑氣撞門入拔劍誓
斬之血淋漓踰牆大喊去妖遂息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陸廬陵縣知縣先生往過常德辰州隨地講
授及歸見冀元亨蔣信劉觀

時輩俱能卓立喜甚且日滿居兩年與貴
陽諸士論知行異同紛紛辨詰若無所入
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便自悟性體顧
恍恍若有可即者途中書曰前在寺中所
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
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精小學
收放心一段功夫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
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
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又曰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
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
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
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
求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
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
切已處着實用力○霽夜雨霽僧堂鐘磬
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
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群動妄閒來還

覺道心驚問津久矣慙沮溺歸向東臬學
耦耕睡起寫懷紅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
盡楚山青閒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
空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
未須更覓羲黃事一曲滄浪擊壤聽再過
溪溪祠用前韻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
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
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
水湯蓮池長綠蘋

三月至廬陵

先生爲政不事刑威惟以開導

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
客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缺蹠盈庭
不卽斷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
亭使之委曲勸諭勝氣豈訟之非至有泣
雨歸者由是因園日清在縣七閱月所遺
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
無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教民歆血

穰火至今行因闕城中火巷若干定水
大兌運絕鎮守橫征俗尙鬼民遇社日多
苦借辨力禁止之其保甲驛遞無不周慮
後數十年猶踵行之

冬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

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
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力先生曰人惟
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
身共學後嘉靖壬午春聞先生致良知之
旨大加歎服復
執贄稱門人

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先生與宗

賢及應原忠良論學聖者必須廓清心體
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
地原忠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
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

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
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
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
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
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
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
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
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
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
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稟面意思此功
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
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別方叔賢休論
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卽性情却笑慙勤
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王與菴某讀
象山書有契

與徐成之論辨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處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

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同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詞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疑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諉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斃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

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
僕嘗以為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為學
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
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
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
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
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
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
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
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
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
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
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
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
陰助於輿
菴已乎

二月會試為同考試官

吏部郎中
方叔賢獻
夫位在先生上此聞

論學遂執贊納并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
西樵先生為序別之略曰予與叔賢處二
年見叔賢之學三變始而尚辭章再變
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
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
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與予
同趣將遂去之西樵以成其志叔賢亦可
謂善變矣○答汪石潭俊書曰夫喜怒哀
樂情也既曰不可謂非發矣喜怒哀樂之
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
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
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
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
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
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
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
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
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

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
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
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
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
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發者也朱
子於未發之說難辨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
所與南軒論難辨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
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
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
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
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
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
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
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
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
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
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

對塔說相輪耳○答王虎谷雲鳳書曰弘
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
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
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
有不能已者尙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
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
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知性者未易及此
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體本自弘毅不
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私
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
弘毅矣○是年作徐昌國墓誌有曰始昌
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
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
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
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
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
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
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

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切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曠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日子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故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

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悻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悻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傷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之及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宗

賢言於冢宰楊遂菴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得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南安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難會也乃為文以贈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揚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時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空幻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揚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

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揚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于揚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矣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

資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
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
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
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
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
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
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
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
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
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
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
為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同志考中是年穆

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
鳴路迎係喇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沈及

黃紹應良朱節泰宗交徐愛同受業○王
道字純甫以進士為應天府學教授先生
贈序為別比蒞任上下多不協先生以金
為譬使之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受又自咎
平日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受謫
龍場備歷難阻始信孟子生于憂患之言
誠非欺我也道見書意不懌及道以書辨
學先生謂純甫之問辭則謙下而意實自
以為是復書喻之後曰仁至京詳發師旨
始釋然先生曰近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
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異不害其為
同也趨向異而論學同不害其為異也不
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
純甫何尤乎○答儲柴墟書曰吾兄以僕
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
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某者則稱謂以待生
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
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

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
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
也者以道也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
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
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
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
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
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
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
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
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
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
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
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
友今特以拔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
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孟子
曰友也者不可以有失蓋獻子之友五人
無獻子之家者也會以貴賤乎仲由少顏

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
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吾兄又以
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
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
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
者若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
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
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
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
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
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
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
務以虛禮取悅於後進僕嘗以爲世有周
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
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
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不以責之已不以
求輔於人而待之不誠終亦必無所成
而已耳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

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
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
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
侍立不敢去重道也傳曰師嚴然後道尊
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
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
若此者皆求以明道者循理而行非有容
私於其間也○與王道書曰汪景顏近亦
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
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
憤怒者到此能不懈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
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
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
在其
中矣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使道歸省先生

與愛論大學宗旨踴躍痛快自謂舊說汨
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
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
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
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
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
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
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
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是年日仁以祁州
知州考滿陞南京工部員外故得同舟先
生以全與日仁以全受蓋得於反躬實踐
一信而不回也後先生論學每至入微處
必日斯意惟與
日仁舟中及之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即與日仁同遊合
蕩不果五月終與日仁數友從上

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源登杖錫至雪
竇上千丈岩望天姥華頂欲遂取道赤城
適久旱山田盡龜裂慘然不樂遂自寧波
還餘姚宗賢以書迎先生復曰此行相從
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
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
美質亦漸消不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
全特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點化同志
多在登遊
山水間

冬十月至滁州

滁州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

瑯琊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
歌聲振谷諸生隨地請正故從遊之衆自
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
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
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
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

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此也與王
道書曰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
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
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
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
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
夫心主於身性具于心善原于性孟子之
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
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
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
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徂於後世之訓詁
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
物末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
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
我之或墮于空虛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
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
心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
無善無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入僞之

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
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
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日
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
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
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
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
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純甫之意必
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自有誠身之
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
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
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也非明善之外別
有所謂誠身之功誠身之始身猶未成也
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
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
也難乎免於言毫釐千里之謬矣答朱汝德
用韻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為風雨動經旬
同來海岸登舟者俱是塵寰欲渡人前木

洪壽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耿耿
無消息悵望煙波又暮春送慕希顏何事
惶惶南北行望雲依關兩關情風塵暫息
滁陽駕鷓鴣還尋壘水盟悟後六經無一
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
木丁丁春鳥鳴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

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
江流江湖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
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
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
馳為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羨與舜墻又
不見孔與跡對面不相識途旅主人多慙
慙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

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
卿王激諸稱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壁劉
觀時鄭璠周積郭慶樂惠劉曉何鰲陳傑
楊杓白悅彭一之朱篤輩同受業客有道
添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
者先生曰吾欲懲未俗卑汚引接學者多
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
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
南叢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
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
生嘗以警之曰吾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
所得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道簡易
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千餘年氣力大
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
汝今所學乃其土音輒自信自好直鴟鴞
竊腐鼠學愚請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
聖人之學易簡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

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道先生曰
汝今又見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真要求為
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向
汝一句道盡汝自不會○又嘗與宗賢書
曰近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
就咽喉上著刀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
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
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
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適為長傲遂非
之資自以為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
狼戾險嫉誠可哀也已○又與陸澄書曰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
有得而遂足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
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堯舜之上善無盡
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
乎若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又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
有本原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

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
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能笑
又既而能認識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
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不
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聖人到位天
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
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
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
此理○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未
有榦及有榦未有枝而後葉葉而後花
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
花實○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
夫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
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
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
裏其要只在致中和○定者心之本體天
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又曰不可謂未
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

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
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
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書張寰卷有
曰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
無異學問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
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
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
而終有不同固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
遂如非毀則其為罪大矣程先生云賢且
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此言最可以自
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
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議論好勝亦
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
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
與又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
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
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悚息
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

斯亦可哀也已。○其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求直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為能學則非其之初心矣。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是年張東所詣會于南京，大韻寄張東所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為交，柝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十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南京

正月疏自陳不允。○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先生嘗曰：易之辭是初。

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陸澄問操存舍亡，先生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雖就常人心說，心之本體元是如此，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澄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

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
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
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
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
得○又曰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
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
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
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
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自去坐
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
得其職○又曰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
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
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
一○先生問在坐之友此來功夫何似一
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
敘今昔與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
然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要為善之心

真切這箇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入
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
却是助長外馳
病痛不是工夫

立再從子正憲為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
公亮之孫西林守信第

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信守文
守章皆未舉子惟守信子象故擇立之正
憲年方八歲○是年御史
楊璵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時命太監劉允為路費許之輔臣楊

允奏請蓋七萬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
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上疏執奏不聽
先生欲因事納忠
擬疏將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
生思歸一見為訣故疏辭甚懇○先

生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
欲樹長必於始生時刪繁然後根幹能大
欲德成必於始學時去外好如外好詩文
則精神日漸漏泄凡百皆然又曰我此論
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
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根
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
長生氣日充故立志貴專一○侃因論先
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工某人在識見
上用工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
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
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嘗為觀時作見齋
說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日
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然則
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可見也觀時曰弟
子之感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
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
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

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
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
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
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
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
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
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
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乃
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
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
非無也是雖欲從之末由也故夫顏氏之
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
也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
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
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
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顏切
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以見是以聲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導警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
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
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亦戒慎乎其
所不睹也巴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
巴○觀時問未發之中先生曰汝但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
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
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
時曰仁在傍日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
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大韻別李子仁從
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焉
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操持存養
本非禪恁枉寧知已過偏此丟好從根脚
起竿頭百尺未須前○野夫非不愛吟詩
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
還合是添謝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三月

先生嘗謂薛儻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
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
無惡是謂至善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
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
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
尊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夫理便有
箇裁成輔相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
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
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須是廓然
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
○保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
何如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
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
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
以見其用却不妨○蕭惠問死生先生曰
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
日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情
情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

昏只是夢晝汝能知晝惟息有養瞬有存
心惺惺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
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
甚麼死生○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
子為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
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的大本大
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
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
可忽略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
已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踈濶須是要
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
上用心的的人孔子恐其於外面末節或有
踈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入須
告以為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
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
了夏時乘了般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
下豈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

人又問箇為那便
把做天大事看了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都御史文

舉先

十月歸省至越王愚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

吾觸之
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在贛

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肆劫商

勢揚旗鳴鼓如趨戰賊乃羅拜岸上呼
日饑荒流民乞賑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日

至贛後即差官撫捕母輕犯法自取戮城也賊聽諾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贛民故為祠賊耳日官府欲舉

隸奸左甚先生偵知之呼入母內使自擇生死孰便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即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論所屬無遠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勿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辨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合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卑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嚴訟之

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為此也言教

懇懇其勉聽之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窺伺剽掠大為民患

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拏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眾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十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有出眾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

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
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
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
所畏服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
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尅期起兵

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兵
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
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
兵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出指揮覃
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
秋再舉先生乃責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
將議未决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
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且咸有立
功贖罪心利在遠戰若當集謀之始即掩
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
久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
且宜示以寬憐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

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徒知吾卒之
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集
謀稍緩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
於持久諸賊亦候吾士兵之集以卜戰期
其備必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誤正
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而猶執其持之
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
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
勝於敵或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
負之筭間不容髮烏可以執滯哉於是親
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群哨伴言
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
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
日乘晦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
賊失險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
地拒戰我兵從周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
遂乘勝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

集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
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温火燒等七
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
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速寇悉平○是
月奏捷其言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
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
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勅褒資其餘
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論諸將曰賊雖據險
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
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
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羗之謀
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
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
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遠節制以
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為
見兵二千有餘已為不少不宜坐待濟師
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
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是年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
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為未
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
臺之堂曰時雨取王師若時雨之義先生
為記是日參政陳策
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
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每調集

各兵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
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
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
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
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
臨事而設小甲選於各伍中總甲選於小
甲中哨長選於千百戶義官中副將得以
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
長哨長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
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

如身使臂臂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於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疏請申明賞罰

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

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金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氓賊匪實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

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陸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陸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陸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陸一級之外加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陸陸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陸署一級五百名者陸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陸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陸署一級俱不雅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未有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合無申明賞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九
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
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
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
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
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者從
實開報覆覈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
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
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矣
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
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
事功可見矣夫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
大濫招撫之大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
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臣請因是爲
陛下略言之於是反覆四事曲盡其詳且
日誠使得以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
時假臣等以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
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
其死矣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

破滅須爲排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
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
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
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
動三軍之聚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
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
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
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
調攝之道徒恃政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
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是
月聞蔡宗克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
進士遺之書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
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
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書上爲諸
友久聚計遺以二詩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

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

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以巡撫蒞之至周公南嘗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為定制

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乃上疏換勅謝恩勅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為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

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

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遲遲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眾先生常言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兵部尚書王瓊等覆奏以為宜從所請始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幸請監其軍瓊奏以為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先生在贛懸弓壁上暇則就壁挽數十則不令臂軟少

年酷好弓馬奉命造成威寧伯墳墜馬吐血
蓋平生強力不懈若此○先生在贛平諸
寇未嘗調狼土一人每有大征密檄吉安
各縣發機兵若干人往卽羸弱無損壞者
由先生能以身先且善部勒聚散不在兵
耳

撫諭賊巢

漳寇雖平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

復諭之曰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
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
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
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
寇意待回軍之日剿蕩巢穴後因漳寇旣
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
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
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
然與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
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

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
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
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
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
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
聞見夫夫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
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
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拂然而
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
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
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
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
爲此其間想亦有所不得已者或是爲官
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
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
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
做賊之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
去今欲政行從善乃是死求生路乃反

不改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上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非是詎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途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

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受驚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剝潛形遁蹟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主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

○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是時曾長黃金巢盧珂等即率眾來投

自效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俸一級
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

獎勵故
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
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

龜角尾
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
有桶岡橫水諸賊巢

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泃頭諸
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
鍾明貴蕭規模陳日能等約會樂昌高快
馬等大脩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

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
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
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
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
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
言之則橫水左溪為賊之腹心而桶岡為
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
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
議者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然湖廣寇期
乃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
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
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
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
濟矣於是决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
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巳酉進兵至十一月
巳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
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
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眾請乘勝進

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往者夾攻數月無功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黃綠崕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勅獎諭○是役也監軍副

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部指揮許清指揮使郝文知府邢珣季敦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戢指揮余恩馮翊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景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瑤陸璫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先生在前院左有旁門通射圃暇即走其中與諸生論學多至夜分次早諸生入揖為常一夕夜坐諸生請休朝扣門守者曰昨夜公返未幾即出兵不知何往今可至數十里外矣其神速機變若此是年撫州陳九川見○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日何曰平生見世界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且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師至南康百姓沿途手香迎拜所經州縣關隘各立生祠遠鄉

之民肖像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鎗

廠長龍三巡檢司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猶

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今不及以故為賊所據今年削平必建立縣

治以圖久遠議割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

治于三巢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補岡

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比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關隘保障

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

義

陽明先生年譜上卷

陽明先生全集

卷

三



